

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蘇本無此三

十七字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

商周秦漢唐是也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

一天下而居正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晉

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潛竊並與正統無屬當是

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有功者彊有德者王威澤

皆被子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彊兼

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彊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

幸而兩立不能相并一作兼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

均焉則正統者將安子奪乎東晉後魏是也其或終始

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魏及

五代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

故正統之序上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而

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自堯舜以來三絕而復續惟有

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乎奪當而正統明然諸儒之論

至於秦及東晉後魏五代之際其說多不同其與秦

而黜之以為閏者誰乎是漢人之私論溺於非聖曲學

之說者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

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說可置而勿論其二

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傳

於舜舜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

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

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為昏暴湯救其乱而起

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攻

桀而滅夏及高世衰而紂為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
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崇密是也其後卒攻紂
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功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
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其孫伯翳佐禹
治水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為周養馬有功
秦仲始為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
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
平生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攻伐
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大夷因取
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于河盡
滅諸戎拓家宣本誤作托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強僭
者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僭

在爾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
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天下此其本末之迹也其德雖
不足而其功力尚不憂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以力勝
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
少恩其制度文為一作云為文章皆非古而自是此
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廢
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其私東晉之論者曰周
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蘇本作復然仲尼作春秋區區
於尊周而黜吳楚者豈非以其正統之所在乎晉遷而
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曰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
而然耳周之始與其來也遠當其盛也規方天下為大
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

之以爲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真聖人之業也况平王之遷國地雖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馱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一本注西周之地八百里東周六百里以井田之法計之通爲千里之方則正統之在周也惟其德與迹可以不疑夫晉之爲晉與夫周之爲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且自惠帝之亂一有晉政已亡四字至于愍懷之間晉如綫耳惟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絕矣夫周之東也以周

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爲傷已若因而遂竊正統之號其可得乎春秋之說君弑而賊不討則以爲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誅况欲干天下之統哉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亦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爲正宣本誤作王統則東晉可知焉耳其私後魏之論者曰魏之興也其來甚遠自昭成建國改元承天下衰弊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脩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

三代而其為功何異王者之與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
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者何
哉曰質諸聖人而不疑也今為魏計者不過曰一作於
功多而國強耳此聖人有所不與也春秋之時齊桓晉
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迭宣和本作逆強於諸侯矣
聖人於春秋所尊者周也然則功與疆聖人有所不取
也論者又曰秦起夷狄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魏
亦夷狄以不能滅一作并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
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
周秦之所以異者其說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
以匈奴慕容以鮮卑苻生以氐一作苻苻仲以羌
赫連禿髮石勒李龍一作李之雄者也其力不足

者弱有餘者強其最強者符堅當堅之時自晉而外天
下莫不為秦休兵革吳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
而敗亂其又強者曰魏口江而北天下皆為魏矣幸而
傳數世而后亂以是而言魏者總優於符堅而已豈能
干正統乎五代之得國者皆賊亂之君也而獨偽梁而
黜之者固惡梁者之私論也唐自僖昭以來不能制命
於四海而方鎮之兵作已而小者并於大弱者服於強
其尤強者朱氏以梁李氏以晉共起而窺唐而梁先得
之李氏因之借名討賊以與梁爭中國而卒得之其勢
不得不以梁為偽也而繼其後者遂因之使梁獨被此
名也夫梁固不得為正統而唐晉漢周何以得之今皆
黜之而論者猶以漢為疑以謂契丹滅晉天下無君而

漢起太原徐驅而入汴與梁唐晉周其迹異矣而今乃一槩可乎曰較其心迹小異而大同爾且劉知遠晉之大臣也方晉有契丹之亂也竭其力以救難力所不勝而不能存晉出於無可奈何則可以少異乎四國矣漢獨不然自契丹而晉戰者三年矣漢獨高拱而視之如齊人之視越人也卒幸其敗亡而取之及契丹之北也以中國委之許王從益而去從益之勢雖不能存晉然使忠於晉者得而奉之可以異於有為也漢乃殺之而後入以是而較其心跡其異於四國者幾何矧皆未嘗合天下於一也其於正統絕之何疑

或問

或問子於史記本紀則不偽梁而進之於論正統則黜

梁而絕之君子之信乎後世者固當如此乎曰孔子固嘗如此也平桓莊之王於春秋則尊之書曰天王於詩則抑之下同於列國孔子之於此三王者非固尊於彼而抑於此也其理當然也梁賊亂之君也欲干宣本誤作天下之正統其為不可雖不論而可知然謂之偽則甚矣彼有梁之土地臣梁之吏民立梁之宗廟社稷而能殺生賞罰以致命於梁人則是梁之君矣安得曰偽哉故於正統則宜絕於其國則不得為偽者理當然也豈獨梁哉魏及東晉後魏皆然也堯舜桀紂皆君也善惡不同而已凡梁之惡余於史記不沒其實者論之詳矣或者又曰正統之說不見於六經不道於聖人而子論之何也曰孔孟之時未嘗有其說則宜其不道也後

世不勝其說矣其是非予奪人人自異而使學者惑焉
莫知夫所從又有偏王一德之說而益之五勝之術皆
非聖之曲學也自秦漢以來習傳久矣使孔孟不復出
則已其出而見之其不爲之一辨而止其紛紛乎此余
之不得已也嗚呼堯舜之德至矣夏商周之起皆以天
下之至公大義自秦以後德不足矣故考其終始有是
有非而參差不齊此論之所以作也德不足矣必據其
跡而論之所以息爭也或者又曰論必據跡則東周之
時吳徐楚皆王矣是正而不統也 子 獨不論何
也曰東周正統以其不待較而易知是以不論也若東
晉後魏則兩相敵而予奪難故不可以不論吳徐楚非
周之敵雖童子之學猶知子周也何必論哉《卷十六終

歐陽文忠公集卷第十七

臨江後學曾曾得之考異

論

本論上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
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
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
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
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
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効也故救天下
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
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

世不勝其說矣其是非予奪人人自異而使學者惑焉
莫知夫所從又有偏王一德之說而益之五勝之術皆
非聖之曲學也自秦漢以來習傳久矣使孔孟不復出
則已其出而見之其不爲之一辨而止其紛紛乎此余
之不得已也嗚呼堯舜之德至矣夏商周之起皆以天
下之至公大義自秦以後德不足矣故考其終始有是
有非而參差不齊此論之所以作也德不足矣必據其
跡而論之所以息爭也或者又曰論必據跡則東周之
時吳徐楚皆王矣是正而不統也 子 獨不論何
也曰東周正統以其不待較而易知是以不論也若東
晉後魏則兩相敵而予奪難故不可以不論吳徐楚非
周之敵雖童子之學猶知子周也何必論哉《卷十六終

歐陽文忠公集卷第十七

臨江後學曾曾得之考異

論

本論上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
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
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
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
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
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効也故救天下
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
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

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宣本誤作如蘇本作

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宣本誤作死患之本也

補其闕脩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蘇本無昔字堯舜吉本

無此二字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

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

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一作笙匏俎豆

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

田獵而為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

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群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一

有者字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宣本誤作禾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

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

孝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吉本無二字三代之為政如此其

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

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斂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

在其家則在乎序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一有禮字
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
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併
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
勉強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術不周佛於此時乘間
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為者日
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併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鬼狩
婚姻喪祭鄉社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
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為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
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
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無此六字方鼓其雄誕之說
而牽一作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况王公大人

往往倡而毀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
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艷然而怒曰佛之為者吾
將慢也而逐之曰吾將有說以排之何其不思之甚也
宣蕪本有此七字吉本無此七字夫千歲之患徧於天
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
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
揚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蘇本
作專言仁義之說仁義之說勝則揚墨之學廢漢之時
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蘇本
作退脩孔氏之道明而百家自吉本無自字息
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
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

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
眇然柔懦家本作儒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一無
此字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
也彼無佗焉宣本訛作爲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
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
禮義者蘇本無者字尚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
則勝之矣此蘇本無此字自然之勢也

本論下蘇本題此篇作本論中以外集一首作本論

昔荀卿子之說以爲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
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蘇本作以荀卿之
說繆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爲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
婦於人之蘇本無之字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

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爲善之說故也嗚呼誠
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爲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奈
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
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於衆曰禁汝之
佛而爲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爲之以漸使其
不知而趨焉可也蓋鯨之治水也鄣之故其害益暴及
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愈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
馴致而去蘇本有其害二字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
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而蘇本
無而字浸之以漸使蘇本有昏字疑衍民皆樂而趣焉
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
之勢也奚必曰火其書而蘇本無而字廬其居哉昔者

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荆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侵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蘇本作君字皆僭稱王春秋書蘇本無書字用鄆子傳記被髮於伊川而冲尼亦以不左衽為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復蘇本作浸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左衽而冠帶其為患者特佛爾其所以蘇本無以字勝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為爾夫蘇本無夫字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鬼符婚姻喪祭鄉社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

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動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奈何用此迂緩之說為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為也可不惜哉孔子歎為俑者不仁蓋歎蘇本作傷乎啓其漸而至於用蜀也然則為佛者不猶甚於作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為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為恠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為蘇本無為字政皆聖人之專業及其久宣和本誤作大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為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况其非

聖錄本此有人字者乎夫姦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蘇本作而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為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脩其本以勝之捨是而將有為雖賁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於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宣和本誤作就與敵非馴致而為之莫能也故曰脩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朋黨論在諫院進本論作議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

為朋此自然之理也一無此六字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為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踈甚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一作弟兄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讒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時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

相稱羨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一作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一作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一有以字亂亡其國更相稱羨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

不謂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吉本無能字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嗟夫興亡治亂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鑒矣一作有作朋黨議四字

魏梁辨蘇本作論

予論正統辨魏梁

一作不熟魏而辨梁

注曹魏朱梁

不為偽議者或非子一作其大失春秋之旨以謂魏梁皆負篡弒之惡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獎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余應之曰是春秋之志耳魯相公弒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弒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伋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

其爲君此子所以不黜魏梁者用春秋之法也魏梁之
惡三尺童子皆知可惡予不得聖人之法爲據依其敢
進而不疑乎然則春秋亦獎篡乎曰惟不絕四者之爲
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
戒切爲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
沒其實其實嘗爲君矣書其爲君其實莫也書其篡各傳其實
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耳使爲君者不得掩其惡則爲君
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爲言信而善惡
明也凡惡之爲名非徒君子嫉之雖爲小人者亦知其
可惡也而小人常至於爲惡者蓋以人爲可欺與夫幸
人不知而可掩耳夫位莫貴乎國君而不能逃大惡之
名所以示人不可欺而惡不可掩也就使四君因聖人

誅絕而其惡彰焉則後世之爲惡者將曰彼不幸遭逢
聖人黜絕而一作之不得爲君遂彰其惡耳我無孔子
也莫我黜則冀人爲可欺而惡可掩也如此則僥倖之
心啓矣惟與其爲君使不得掩其惡者春秋之深意也
桀紂不待貶其爲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今匹夫之士比
之顏閔則喜方之桀紂則怒是大惡之君不及一善之
士也春秋之於大惡之君不誅絕之者不害其褒善貶
惡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爲
君而不得掩其惡以息人之爲惡能知春秋之此旨然
後知予不黜一作絕魏梁之是也

爲君難論上

語曰爲君難者孰難哉蓋其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

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財而可共成其事及其失也任
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羣議是欲盡一人之用
而先失衆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
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衆舉事又不審
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
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
其違衆爲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爲不惑羣論以其偏信
而輕發爲決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
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其可歎也
前出爲人君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
於禍敗者多矣不可徧舉請試舉其二昔秦苻堅地
大兵強有衆九十六萬犛稱百萬茂視東晉指爲一隅

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代更
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強辯折
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也不
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
所信重者也數爲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
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
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爾於是決意不疑
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比
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
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
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
朝之士皆諫以爲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

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
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
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
即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旦宣麻在廷之臣
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為
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為之肉顛欲自抽刀刺之崧
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
言之能力拒群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
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符堅欲與慕容垂
共定天下清泰以薛文遇為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
之君谷賈其臣者也或有詰余曰然則用之者不可專
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

謂專而信矣不聞舉秦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令出而
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
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今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
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衆心
而斂國怨乎

為君難論下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
端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
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
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為難也
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
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為聽言之

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為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為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為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為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阬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信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為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頰家本誤作頰陽已而信大為

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慚自駕如頰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信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為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蘇本無此一字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略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

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爲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簡也遂用括爲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爲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熙寧五年七月男發等編定

歐陽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七終

歐陽文忠公集卷第十八

臨江後學曾魯得之考異

經旨十一首 辯一首

易或問三首

或問大衍之數易之緼一作數乎學者莫不盡心焉曰大街易之末也何必盡心焉一無此字也易者文王之作也其書則六一無此字經也其文則聖人之言也其事則天地萬物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大街筮占一作卜筮之一法耳非文王之事也然則不足學乎

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爲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簡也遂用括爲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爲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熙寧五年七月男發等編定

歐陽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七終

歐陽文忠公集卷第十八

臨江後學曾魯得之考異

經旨十一首 辯一首

易或問三首

或問大衍之數易之緼一作數乎學者莫不盡心焉曰大街易之末也何必盡心焉一無此字也易者文王之作也其書則六一無此字經也其文則聖人之言也其事則天地萬物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大街筮占一作卜筮之一法耳非文王之事也然則不足學乎

曰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未有學其小而能至其大者也知此然後知學易矣六十四卦自古用焉夏商之世筮占之說略見于書文王遭紂之亂有憂天下之心有慮萬世之志而無所發以謂一作爲卦爻起於奇耦之數陰陽變易交錯而成文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而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具焉曰假取以寓其言而名之曰易至其後世用以占一作卜筮孔子出於周末懼文王之志不見于後世而易專爲筮占一作卜筮用也乃作彖象發明卦義必稱聖人君子王后以當其事而常以四方萬國天地萬物之大以爲言蓋明非止於卜筮也所以推原本意而矯世失然後文王之志大明而易始列乎六經矣易之淪于卜筮非止今世也

微孔子則文王之志沒而不見矣夫六爻之文占辭也一有文王之作也五字大衍之數占法也自蘇本作皆古所用也文王更其辭而不改其法故曰大衍非文王之事也所謂辭者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學者專其辭於筮占一作卜筮猶見非於孔子况遺其辭而執其占法欲以見文王作易之意不亦遠乎凡欲爲君子者學聖人之言欲爲占者學大衍之數惟所擇之一無此字焉耳

或問繫辭果非聖人之作前世之大儒君子不論何也曰何止乎繫辭辭之涂彙浚井不載於六經不道於孔子之徒蓋俚巷人之語也及其傳也久孟子之徒道之事固有出於繆妄之說其初也大儒君子以世莫之信

置而不論及其傳之久也後世反以謂更大儒君子而不非是實不誣矣由是曲學之士溺焉者多矣自孔子沒周光聖衰王道喪而學廢接乎戰國百家之異端起十翼之說不知起於何人自秦漢以來大儒君子不論也或者曰然則何以知非聖人之作也曰大儒君子之於學也理達而已矣中人已下指其迹提其耳而譬之猶有恩焉者溺於習聞之久曲學之士喜為奇說以取勝也何謂子曰者講師之言也吾嘗以譬學者矣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正者事之幹此所謂文言也方魯穆姜之道此言也在襄公之九年後十有五年而孔子生左氏之傳春秋也因多浮誕之辭然其用心亦必欲其書之信後世也使左氏知文言為孔子作

也必不以追附穆姜之說而疑後世蓋左氏者不意後世以文言為孔子作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豈好非六經者然其雜亂之說所以尊經也

字字宜勤本言者也

或問

一有曰字大衍筮占之事

也其於筮占之說無涉非乎曰其法是也其言非也用者其言皆非也傳曰知者創物又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筮者上古聖人之法也其為數也出於自然而不測四十有九是也其為用也通於變而無窮七八九六是也惟不測與無窮故謂之神惟神故可以占今為大衍者取物合數以配著是可測也以九六定乾坤之

策是有限而可窮也窮也窮占之而不効乎

蘇本有乎字吉

本無此字

夫書本無此字

奇耦陰陽之數也陰陽天地

之正氣也二氣升降有進退而無老少且聖人未嘗言而雖繫辭之雍雜亦不道也問者曰然則九六何為而變曰夫著者四十有九無不用也昔之言大衍者取四揲之策而捨掛扚之數無知掛扚之多少一又有多少字則九六之變可知矣著數無所配合陰陽無老少乾坤無定策知此然後知筮占矣嗚呼文王無孔子易其淪於卜筮乎易無王強其淪於異端之說乎曰孔子而求文王之用心曰弼而求孔子之意曰子言而求弼之得失可

明用

乾之六爻曰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九四或躍在淵九五飛龍在天上九亢龍有悔又曰用九見群龍無首吉者何謂也謂以九而名爻也乾爻七九九變而七無為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常九也曰用九者釋所以不用七也及其筮也七常多而九常少有無九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曰群龍無首吉者首先也主也陽極則變而之他故曰無首也凡物極而不變則弊變則通故曰吉也物無不變變無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故曰天德不可為首又曰乃見天則也坤之六爻曰初六履霜堅冰至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六四括囊無咎無譽

六五黃裳元吉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又曰用六利
永貞者何謂也謂以六而名爻也坤爻八六六變而八
無爲亦以其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常六也曰用六者
釋所以不用八也及其筮也八常多而六常少有無六
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陰柔之動或失於邪故曰利永
貞也陰陽反復天地之常理也聖人於陽盡變通之道
於陰則有所戒焉六十四卦陽爻皆七九陰爻皆六八
於乾坤而見之則其餘可知也

春秋論上

蘇本作春秋論第一道

事有不幸出於父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
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
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從君子

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
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
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
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古本作氏三子者
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
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
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
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
曰非公也是攝也李者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
之攝其於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弑其君夷臯三
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爲趙盾
而從三子信爲趙穿其於許慎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

子止弑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弑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
藥耳學者不從孔子信為弑君而從三子信為不嘗藥
其捨經而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
耳之言而一無此字新奇多一作有可喜之論是以學
者樂聞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於孔子而篤者
也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難者曰子
之言有激而云爾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
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
得而詳爾非為二說也子曰經所不書三子何從而知
其然也曰推其前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
必即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弑君者不復
見經而有所復見經此傳知弑君非君也君弑賊不討則

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弑也
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寫予者以謂三子之說聖人之深
意也是以從之耳非謂以信孔子而信三子也子曰然則
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
子予不能奪也使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為之辨

春秋論中

蘇本作春秋論二

孔子何為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實別是
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弑君子
弑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為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
之時有一人焉能好惡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
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別白之宜如何
而褒顯之其肯沒其攝位之實而雷同衆君誣以為公

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嘗
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
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別夫攝者心不欲為
君而身假行君事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
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為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
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
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踈而春秋繆矣春秋辭有同異
尤謹嚴而簡約所以別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於是非
善惡難明之際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
賞刑祭祀皆出於已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已其不為正
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爾使其名實皆在已則何從而
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為公與不為公別

嫌明微繫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
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彼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
何申於後世乎其蘇本無此字甚高之節難闕之善亦
何望於春秋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與奪為輕
重故曰一字為褒貶且公之為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
乎孔子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於人
而沒其善蘇本作實乎以此而言隱實為攝則孔子決
不書曰公孔子書為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為
不書即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
知孔子淺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修之闕其所不知所
以傳信也難者又曰謂為攝者左氏耳公羊穀梁皆以
為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稱公子曰凡魯之事出於

已舉曾之人聽於已生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假

春秋論

蘇本作春秋論三

弑逆大惡也其爲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慎况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爲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且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爲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

討賊不能爲君復讎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爲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爲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爲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一有此字所謂是非之公也

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爲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盾果無弑心乎則當爲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爲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於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

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
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爲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
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
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泛而不正之乎其肯泛而
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
然則夷臯孰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今
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
躬進藥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
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
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
無罪之人爾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
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 蔽之猶當與操刃殊科况

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所不爲也
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决不書曰弑君孔子
書爲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
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
藥耳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
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于文使後但知止爲弑
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
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
者曰然則看曷爲得見于經許悼公曷爲書曷葬曰弑君之臣
不見經此自二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
其不討賊而書曷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呂敗許師
又十有八年當之公之四年許男始見于經而不名許

之書子經者略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為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為隱母一以為男子一以為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是是可盡信乎

春秋或問

蘇本作春秋論四

或問春秋何為一無此字始於隱公而終於獲麟曰吾不知也問者曰此字者之所盡心焉不知何也曰春秋一有之字起止吾所知也子所問者始終之義吾不知也吾無所用心乎此也吉本無也字昔者孔子仕於魯不用去之諸侯又不用困而歸且老始著書得詩自關雎至于魯頌得書自堯典至于費誓得魯史記自隱

公至于獲麟遂刪修之其前遠矣聖人著書足以法世而已不窮遠之難明也故據其所得而修之孔子非史官也無此字不嘗職乎史故盡其所得修之而止耳魯之史記則未嘗止也今左氏經可以見矣曰然則始然無義乎曰義在春秋不在起止春秋謹一言而信萬世者也予歎眾說之亂春龜者也

春秋或問五

蘇作春秋論五

或問子於隱攝盾止之弑據經而廢傳經簡矣待傳而詳可廢乎曰吾豈盡廢之乎夫傳之於經勤矣其述經之事時有賴其詳焉至其失傳則不勝其戾也其述經之意亦時有得焉及其失也欲大聖人而反小之欲尊經而反卑之取其詳而得者廢其失者可也嘉其尊大

之心可也信其卑小之說不可也問者曰傳有所廢則經有所不通柰何曰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曰傳而惑者十五六日月萬物皆仰然不爲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見也聖人之意皎然乎經惟明者見之不爲他說蔽者見之也

泰誓論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爲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一作患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爲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

猜暴虐嘗醢鬼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也然二子不以爲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爲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

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
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
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
之受命以爲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
年當事爾不以爲重也後世曲李之士說春秋始以改
元爲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
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
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
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
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爲元年者妄說也
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
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謬矣或曰然則武王畢

喪伐紂而泰誓曷謂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
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
之際患衆說之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
爲後世法及孔子既歿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
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于六
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
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
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于盟津至作伯夷列傳
則文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爲信是以吾無取焉取
信于書可矣

縱囚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

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宣
本誤作生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
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
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
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
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
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
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
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
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
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
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

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
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
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
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
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
縱而未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
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
乎是以堯舜二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
以干譽言
惟竹辨

謂竹為有知乎不宜生於廡下謂為無知乎乃能避檻
而曲全其生其果有知乎則有知莫如人人者万物之
最靈也其不知於物者多矣至有不自知其一身者

蘇本脫此一字如駢拇枝指懸疣家本誤作疣附贅皆

莫知其所以然也以人之靈而不自知其一身使竹雖有知必不能自知其曲直之所以然也竹果無知乎則無知莫如枯草死骨所謂著龜者是也自古以來大聖大智之人有所不知者必問於著龜而取決是則枯草死骨之有知反過於聖智之人所知遠矣以枯草死骨之如此則安知竹之不有知也遂以著龜之神智而謂百物皆有知則其他草木瓦石叩之又頑然皆無所知然則竹未必不無知也由是言之謂竹為有知不可謂為無知亦不可謂其有知無知皆不可知然後可萬物生於天地之間其理不可以一槩謂有心然後有知乎則蚓無心謂凡動物皆有知乎則水亦動物也

人獸生而有知死則無知矣著龜生而無知死然後有知也是皆不可窮詰故聖人治其可知者置其不可知者是之謂大中之道

熙寧五年秋七月甲發等編定

歐陽文忠公集卷十八

歐陽文忠公集卷第十九

臨江後學曾魯得之考異

詔冊七首

請 皇太后權同聽政詔

勅中書門下朕承大行之遺命嗣列聖之丕基踐祚之初銜哀罔極遂罹疾恙未獲痊和而機政之繁裁決或壅 皇太后母儀天下子育朕躬輔佐先朝練達庶務因請同於聽覽蒙曲賜於矜從俾緩憂勤冀速康復候將來聽政日 皇太后權同處分文武百官並放朝參

歐陽文忠公集卷十八

歐陽文忠公集卷第十九

臨江後學曾魯得之考異

詔冊七首

請 皇太后權同聽政詔

勅中書門下朕承大行之遺命嗣列聖之丕基踐祚之初銜哀罔極遂罹疾恙未獲痊和而機政之繁裁決或壅 皇太后母儀天下子育朕躬輔佐先朝練達庶務因請同於聽覽蒙曲賜於矜從俾緩憂勤冀速康復候將來聽政日 皇太后權同處分文武百官並放朝參

候朕平愈日如故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皇太后還政議合行典禮詔

勅中書門下朕頃以嗣承大統方執初喪過自摧傷遂
嬰疾恙 皇太后尊居母道時遘家艱閔余哀荒俯徇
誠請勉同聽覽用適權宜賴保護之勤劬獲清明而康
復恭惟坤德之至靜實厭事機之久煩殆此弥年存承
諄誨顧寔繁於庶政難重浼於睿慈然而方國多虞則
共濟天下之務惟時無事亦宜享天下之安先民有言
無德不報雖日以三牲之養未足盡於予心而刑于四
海之風必務先於孝治惟是事親之禮蓋存有國之規
當極尊崇以稱朕意應合行儀範等事令中書門下樞
密院參議以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大宗正司詔

勅夫明德以親九族正家而刑萬邦古先哲王罔不由
此朕嗣守丕業卒循舊章惟皇屬之敦和命宗臣而董
正而累壘承繼百年盛隆荷宗社之慶靈茂本支而蕃衍
念其性本於仁厚宜廣孝以勤修顧其日益於衆多必
增負而統理故外已詔於儒學各選於經師而內仍擇
於親賢共司於屬籍庶乎協贊其職並修厥官紀乃非
違先以正而爲率勉夫怠惰惟其善而是從式孚于休
以副予意

賜夏國詔書

朕嗣守丕圖日新庶政方推大信以協萬邦思與藩屏
之臣永遵帶礪之約矧勤王而述職固奕世以推誠而

近年以來將命之使或不體朝廷之意或罔循規矩之
常多於臨時率爾改作既官司之有守致事體以難從
且下修奉上之儀本期効順而君錫臣之寵所以隆恩
豈宜一介於其間輒以多端而生事在國家之撫御固
廓爾以無疑想忠孝之傾輸亦豈欲其如此故特申於
旨諭諒深認於眷懷今後所遣使人更宜精擇不令妄
舉以紊彝章所_有押賜押伴使臣等亦已嚴行_以屬
苟有違越必_宜典_刑載為信誓言之文炳若丹青_以行_事
皆可守言貴弗_中身_開間隙之明庶敷悠久之好
英宗貴_制多_亦亦_有中書請議漢王_以借
奏一首刊本_亦亦_在此
詔内外文武百僚等朕家_之之_以行_事之_以眷命

獲主大器于茲五年樂與群公講求至治先身以儉冀
臻四海之富康勵志之勤未曾一日而暇逸而憂勞積
嘗疾恙踰時有加無豫遂至大漸皇太子_{御名}睿哲之
性天資夙成儲兩之明人望攸屬可於極前即皇帝位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太皇后諸軍賞給並取
嗣君_與分喪服以日易月山陵制度務從儉約在外群
臣止於本衷舉哀不得擅離治所成服三日而除應緣
邊州鎮皆以金革從事不用舉哀於戲死生之理聖智
所問惟願宗社之靈臣隣協德輔我元子永康王家咨
爾多方當體予意主者施行

尊皇太后曲文

維治平二年歲次乙巳十一月丁巳朔十有六日壬申

嗣 皇帝臣御名謹奏 宣拜拜言曰臣聞昔者明王之
以孝治天下者非家至而日見也蓋有要道焉推所以
行於已者為天下率盡所以奉其親者為天下先而四
海靡然而承風矣洪惟 有宋受命造邦百年四聖而
小子獲承之以繼我仁考之遺休餘烈方與群公卿士
夙夜以思勉其不逮庶幾如我仁考付异之意以申罔
極欲報之心此固慄慄祗惧不敢違寧者已顧惟眇末
之質提攜鞠育慈仁咻煦至于有成自我
聖母嗣位之始哀迷在疾而憂勞艱難一日萬務協和
綏靖保佑扶持功施家邦亦惟我聖母永惟至恩大德
無物可稱是以參稽典禮率籲群心合志一辭懇懇惓
惓不勝大願謹遣攝太尉具官家本官下宣和本官

脫臣字琦字宿字皆作某 臣韓琦司徒具官臣胡宿奉
玉冊金寶上尊號曰 皇太后恭惟皇太后聖善明
柔閑靜專粵自正位中宮內助 先帝陰禮脩而教行
儉德著而下化遂及萬國先於正家逮夫玉几受遺遭
時多難勉徇勤請權同聽決而明識遠慮動懷謙畏深
鑒漢家母后之失訖不踐於外朝及歸政冲人合於易
之進退不失其正之聖是惟全節鉅美固以超出前古
而垂法後世宜乎盛烈播乎聲詩尊名先於典冊惟末
小子獲奉温清嗚呼殫九州之富以為養未足足於
心享萬壽之福而無疆期承於慈訓臣御名謹
拈稽首再拜謹言

此卷皆任參知政事日中書所用之文公家定本元又有樸王典禮奏今既載之漢議更不重出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歐陽文忠公文集第二十卷

臨江後學魯魯得之考異

碑銘

金部郎中贈兵部侍郎閻公神道碑銘并序宣和

目金部上有尚書字蘇本作守故贈兵部侍郎

閻公神道碑

唯陶氏世家于鄆其先曰太原王寶以武顯於梁晉之間實佐莊宗戰河上取常山功書吏官爵有王土鄆之諱皆王後也周廣順二年以鄆州之鉅野鄆城蘇本誤作誠為濟州閻氏今為濟州鉅野人也公生漢晉之間遭世多虞雖出將家而不喜戰鬪獨好學通三禮頗習子史為文辭是時鉅野大賊有衆千餘人以公鄉里

此卷皆任參知政事日中書所用之文公家定本元又有樸王典禮奏今既載之漢議更不重出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歐陽文忠公文集第二十卷

臨江後學魯魯得之考異

碑銘

金部郎中贈兵部侍郎閻公神道碑銘 并序宣和

目金部上有尚書字 蘇本作守故贈兵部侍郎

閻公神道碑

唯陶氏世家于鄆其先曰太原王寶以武顯於梁晉之間實佐莊宗戰河上取常山功書吏官爵有王土鄆之諱皆王後也周廣順二年以鄆州之鉅野鄆城蘇本誤作誠為濟州閻氏今為濟州鉅野人也公生漢晉之間遭世多虞雖出將家而不喜戰闔獨好學通三禮頗習子史為文辭是時鉅野大賊有衆千餘人以公鄉里

儒者掠致賊中問以謀略公毅然未嘗有所言而爲人
狀兒竒偉舉止嚴重有威儀賊皆憚之莫敢害賊平公
還鄉里以三禮教授弟子蘇本作子弟大宋受命天
下將平公乃出以三禮舉中建隆某年某科歷漢州之
金堂綿州之湖家本宣蘇本亦誤作胡城二縣尉遷漢
州濮陽令皆有吏績

太宗皇帝遣使者行視天下使者還言公可用召見奏
事語音訛然殿中皆贊動

太宗竒之拜太子洗馬知

岳州蘇有遷殿中丞知州一作鄆州均蘇作籍吳越忠

懿王再朝京師籍其所有浙東西之地納之有司

天子以爲新附之邦乃以禁兵千人屬公安撫其人遂

知蘇州宣蘇本有又知婺州四字五代之際江海之間分爲五

大者竊各稱其次擅征伐故皆峻刑法急聚斂以制命
於其民越雖各爲臣屬之邦然閔於江淮與中國隔不
相及者久矣公以齊魯之人悉能知越風俗而揉以善
政或摩以漸或革以宜推凡上之所欲施實凡民之所
不堪恩誣澤濡民以蘇息政成召還以國子博士知濟
州又知晉州入拜尚書水部員外郎廣平郡王府翊善
賜緋衣銀魚居六年廣平封陳王出閣公以司門員外
郎求知黃州陳王徙封許乃詔公遷遷庫部員外郎賜
金紫侍請許王府王薨公出知棗州居歲餘以淮陽近
鉅野乃求知淮陽軍公雖君許王府而真宗素知其
賢數詔訪以經術謂之閣君子真宗即位問公何在
左右具言所以然即時召之已在道拜金部郎中知青

州其後鄆州守臣某臨遣對殿上 真宗問鄆去青遠
近守臣對若干 真宗曰為吾告之將召也已而見召
行至鉅野遇疾使者臨問慰賜滿百日賜告下濟州伺
疾少間趨一作趨就道已而疾病一作亟一作甚以其
年某月某日薨于濟州享年七十有七贈兵部侍郎葬
于鉅野大 家 宣蘇有間字 徐村公諱家字某曾祖諱
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一作公諱某某官公娶孫氏封
富春縣君用子貴追封泗水縣太君子男三人長曰某
某官次曰某某官次曰某某官女三人皆適士族孫五
人一早亡次皆已仕曾孫十人仕者五人嗚呼士患不
逢時時逢矣患人主之不知知矣而不及用者命也惟公
履道純正生於多難而卒遇太平以奮其身又遭人主

之知嘗用矣而不暇於大用以歿歿而無章焉則其遂
不見於後世乎景祐五年冬其子光祿君自光化罷還
鄉間乃謀刻其先德於墓之碑而以其辭屬脩詞曰
闔世將家大纛高牙有封太原王功拓拓公不勇力而
勇於學奮身逢時卒有成業不大其榮繼世而鄉挺蘇
作挺 其後世多有孫曾有墓于里有碑其隧鄉人先傷
鄉之君子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燕侍中文惠宣和本無文惠字
陳公神道碑銘并序蘇軾贈司空侍中陳文惠公神道碑

潁川公既葬于新鄭其子尚書主客郎中述古等七人
具公之行事及太常之狀祁伯之路以來告曰唯陳氏
世有顯人我先正文惠公歷事 太宗 真宗而相今

天子其出康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認如此故敢請以墓
隧之碑予宣本誤作子為考其世次得其所以基于初
盛于中有子終而大施于其後者曰信哉陳氏載德晦
顯以時其畜蘇本誤作富厚來表故能發大而流長自
公五世以上為博州人皇高祖翺當五代時為王建掌
書記建欲帝蜀以逆順福福壁足不聽弃官家吉本脫
家字合依諸本添入于閬州之西水遂為西水人皇曾祖
齊國公諱詡皇祖楚國公諱昭文皇考秦國公諱省華
皆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燕中書令自翺以下三
世不顯于蜀至秦公始事聖朝為左諫議大夫其配曰
燕國大夫人馮氏公其次子也諱堯佐字希元率進士
及弟累遷大常丞知開封府錄事參軍用理獄有能績

遷府推官以言事切直貶通判潮州自潮還獻詩數百
篇而大臣亦薦其文孝得直史館知壽廬二州提點府
界諸縣公事丁秦公憂服除判三司都蘇宣本言勾
院西浙轉運使使徙京西河東河北三路糾察在京刑
獄天禧三年編次御試進士坐誤差其弟貶監鄂州茶
場未至丁燕國太夫人憂明年河決滑州 天子念非
公不可塞乃起公知滑州乾興元年作 永定陵徙
公京西轉運使蘇無此字以辨其事入為三司戶部
副使徙副度支拜知制誥兼史館修撰同知天聖二年
貢舉知通進銀臺司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徙并
州知審官院開封府拜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七年
拜樞密副使其年八月參知政事居三歲間凡三請罷

明道二年罷知永興軍行過鄭州爲狂人所誣御史中丞范諷辨公無罪徙知廬州又徙同州復徙永興又徙鄭州累官至戶部侍郎景祐四年四月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爲人剛毅篤實好古博學居官無大小所至必問蘇有其仁足以庇民智足以利物忠足以事上誠足以信于人

潮州惡谿鱷魚食人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于市以文告而戮之鱷一作其患屏息朝人歎曰昔韓公諭鱷而聽今公戮鱷而恨所爲雖異其能使異物醜類革化而利人一也吾朝間三百年而得二公幸矣在潮脩孔子廟韓公祠率其州民之秀者就于學知壽州遭歲大饑公自出米爲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其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爲私惠邪蓋以令

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錢塘江堤以竹籠石而潮嚙之不數歲輒壞而復理公歎曰堤以捍患而反病民議易以薪土而害公政者言子朝以爲非便是時丁晉公參知政事主言者以黜公公爭不已乃徙公京西而籠石爲堤數歲功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公議堤乃成河東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歲減官冶鉄課歲數十萬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爲俗吏哉太行山當河東河北蘇宣本作河北

河東兩路之界公以謂晉

蘇謨作言自前世爲險國常

先叛而後服者恃此也其在河東鑿澤州路後徙河北

鑿懷州路而太行之險通行者德

蘇謨作得公以爲利

公曰吾豈爲今日利哉河決壞滑州水力悍甚每歲下

湍激井人以沒不見蹤跡者不可勝數公躬自暴露晝夜皆侵砌為木龍以巨木駢齒浮水上下殺其暴堤乃成又為長堤以護其外滑人得復其居相戒曰不可使後人忘我陳公因號其堤為陳公堤開封府治京師公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疆盡察以防姦譬於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以為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藉惡少年禁錮之本有歲為常公召少年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為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其為惡邪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太常博士陳詒知祥符縣縣吏惡其明察欲中以事而詒公庶事不可得乃欲以竒動京師自錄事已下空一縣皆逃去京師果證言詒政苛暴是時章獻明肅太后猶聽政怒詒欲加以

罪公為樞密副使力爭之以謂罪詒則姦人得計而沮能吏詒由是獲免公十與大州云為轉運副使家宣蘇無副字一無副使字常以方嚴肅下一作方嚴清肅

並下使人知畏而重紀法至其過失則多保佑之故未嘗按黜一下吏公貶潮州其所言事蓋人蘇作大臣所難言者其平生奏疏尤多悉焚其藁其他文章有文集三十卷又有野廬編潮陽編愚丘集多慕韓愈為文與修真宗實錄又修國史故事知制誥者常先試其文辭天子以公文學天下所知不復命試自國朝以來不諱蘇本脫而字知制誥者惟陽億及公二人而已公居官不妄進取為太常丞者十三年不遷為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為丁晉公所黜後晉公益用事

專威福故人子弟以公父于外多勉以進取公曰惟父
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今

天子即位晉公事敗投海外公乃見召用公初作相以
唐劉蕡所對策進曰天下治亂自朝廷始朝廷賞罰自
近始凡蕡之所究言者皆當今之弊此臣所欲言而陛
下之所宜行且臣等之賤也天子嘉納之公在相位不
以其年冬雷地震星象數變公言上隨位在臣上而病
不任事程琳等位皆在下乃引漢故事以災異自責求
罷章凡四上明年三月拜淮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康定元年五月以太子太師
致仕詔大朝會立宰相班遂居于鄭其起居飲食康寧
如少者後四年年八十有二以疾卒于家公居家以儉約

為法雖已貴常使其子弟親執賤事曰孔子固多能鄙
事作為善箴以戒子孫臨卒口占數十言自誌其墓公
前娶曰杞國夫人宋氏後娶曰沂國夫人王氏子男十
人長曰述古次曰比部負外郎求古主客負外郎學古
虞部負外郎道古大理評事館閣校勘講古殿中丞脩
古秘書省正字履古光祿寺丞游古大理寺丞襲古太
常寺太祝象古秦公三子長曰堯叟為樞密使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季曰堯咨為武信軍節度使皆舉進士第
一人一人無入字及第一無第字二子已貴秦公尚無恙

每賓客至其家公及伯季侍立左右坐客臧陷不安求
去秦公笑曰此學家贈蘇本生輩耳故天下皆以秦
公教子為法而以陳氏世家為榮公之孫四十人曾孫

二人合伯季之後若子若孫若曾孫六十有八人女若
孫曾五十有四人而仕于朝者多以村稱於世一無於
時二字嗚呼可謂盛矣銘曰陳氏吉本作氏家本作世
高節在汙全潔閱德潛光有俟而發其發惟時自公啓
之英英伯季踵武偕來相車崇崇武節之雄高幢巨轂
四時六公惟世有封秦楚及齊尚書中書儀同太師祖
考在前孫曾盈後公居于中伯季左右惟勤其始以身
其終惟能其約以有其豐休庸顯問播美家邦有遠其
貽有大其繼刻詩垂聲以贊來裔

資政殿學士

蘇本有尚書二字

戶部侍

郎文正范公神道碑

銘并序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

文正公薨于蘇無于字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

葬于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
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
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為武寧軍掌書記以卒二歲而
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
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
不堪而公自刻益若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
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
為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

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

蘇本此衍一州字

判官諱夢

齡家蘇本三代諱皆作某

為太保祖秘書監諱贊時為

太傅考諱壙為太師妣謝氏為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

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
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
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其所有為必
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
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
大理寺丞為秘閣校理以言事忤 章獻太后旨通判
河中府一有陳州父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
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壽有司
已具公上疏言天子死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強母
后之漸其事遂已上書請還政 天子不報及
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 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
以謂 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

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 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
為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
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 郭皇后廢
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
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
大臣權倖多息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 蘇脫
此二字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
治亂安危為上開說又為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
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淫速次
序曰如此而可以為公可以為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
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取知饒州
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

上復召相呂公乃亦公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御延扞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无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為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師以公為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為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間城墾營田復承平廢塞熟蕩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蘇本有奪賊地而耕之六字又城細腰胡盧於是明珠滅滅等大族皆去賊為中國用自邊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為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為法公

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為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一有既字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為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資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内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蘇家本作二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藉為鄉兵者十蘇本脫此字數萬既而黥以為軍惟公所部但刺其臂公